

西湖，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为迎接G20峰会在杭州召开，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诗歌文化，展现杭州西湖的独特魅力，通过诗歌为媒介展示美丽杭州形象，进而展示美丽中国形象，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杭州建设，着力营造G20峰会在杭州召开的浓厚文化氛围，杭州市学习办、杭州图书馆基金会组织举办西湖诗歌散文征集大赛。

这是《杭州日报》推出的“西湖诗会”的第一个专版，截至活动结束，本报将陆续从来稿中选取佳作集中发表。需要说明的是，本报所发表的作品，并不代表已列入月度好诗、好散文。

大赛来稿一律发送电子邮箱，投稿邮箱：xihushihui@163.com，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征稿类别，请在邮件中注明投稿人真实姓名或笔名、身份证号、通信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

主办单位：杭州市学习办 杭州市图书馆基金会
承办单位：杭州日报报业集团
联系电话：0571—85051735、0571—86535099



《西湖记》

王玉国

一

2006年的春天，我第一次下江南，是冲着廊多桥多的西塘古镇去的，只身一人，郁郁寡欢。从古镇返回西北时取道杭州，自然要去逛逛西湖的。那一年，我刚过而立之年，一派想行人间万里路的雄心壮志，绕着西湖走了一大圈，苏堤、白堤、杨公堤，一个也不落；苏小小墓、西泠印社、郭庄以及其他想不起名字的景点，也是一个不落。时隔多年，那些曾经冲洗出来的照片早已找不到了，记忆最深的也不是西湖的湖光山色，而是我在断桥边帮几位外国人拍合影。他们连连说着谢谢的时候，我真想回以英语，可话到嘴边硬是忍住了，生怕自己蹩脚的英语给国人丢脸。

一晃就是六年。六年后的今天我迁居西子湖畔，成了这座城市的异乡人，卑微而低调地穿行于这里的大街小巷，上班下班，读书写作。

二

横贯西湖的苏堤、白堤以及杨公堤将湖面分隔为西里湖、小南湖、岳湖、外湖和里湖五部分，但这并不影响它们还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西湖的整体感就在于湖裹山中、山屏湖外，湖山相得益彰，互为映衬。其中，外西湖的面积最大，孤山是西湖中最大的天然岛屿，苏堤、白堤越过湖面，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三个人工小岛鼎立于外西湖湖心，夕照山的雷峰塔与宝石山的保俶塔隔湖相映，由此形成了“一山、二塔、三岛、三堤、五湖”的基本格局。

如果西湖仅仅是山与水的结合，那么，这样的地方在中国的版图上可以找出不少。可为什么西湖就能更胜一筹呢，我想，它胜出的奥秘不仅仅是山水的完美结合，更是山水与人文的交融。翻阅一部西湖史，就是打开了一部家国史，历史英雄、文人雅士、青楼女子、贩夫走卒，都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身影，他们不同的个人际遇恰好构成了西湖纵横捭阖风流蕴藉的历史。

有无数个夜晚，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这篇文章短，所以我就录在这里吧：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崇祯五年十二月的这个冬夜，张岱夜宿西湖。被他简洁叙述的这个清澈美好的夜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堪称经典的夜晚。它的经典，恰恰注解了西湖的无限风雅。

三

2013年的新年，一场漫天大雪在江南的上空洋洋洒洒地飘着，仿佛时光写就的一帧行草长卷。我想，这样的天气是适合一个北人去西湖边走走的——固然这是江南的雪，但毕竟能捎来些许家乡的消息。江南的雪期短促，所以，他们面对一场雪所表现出来的异常兴奋是一

个北人无法理解的，你更不能用少见多怪去形容。我穿过街道里弥散不开的兴奋气息，去了西湖——我径直去的自然是断桥。断桥残雪是西湖十景之一，断桥天天在，但江南之雪不是天天有的，所以，雪天里去断桥颇有天时之宜。不怕您笑话，在我第一次来西湖时，传说中的断桥被我想当然地以为是一座在时光漫漈里断掉的桥，直到跟随人流走近断桥，才发现它不但没断，而且人流如织。

至于我弄清楚它命名的来由，则是迁居杭州以后的事——原来，断桥的断，是由于孤山路在此逢桥而断——为什么要如此命名呢？为什么要把一座桥与路联系在一起呢？这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面。我这么比喻，是因为后来听说了断桥之名的另外几种命名理由。比如，从平湖秋月一路走来，白堤至此而断，故称断桥；再比如，冬日雪霁，伫立断桥举目四望，残雪似银，冻湖如墨，黑白分隔，格外动人心魄；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岱在《西湖梦寻》有“树皆合抱，行其下者，枝叶扶苏，漏下月光，碎如残雪”之句，故有此名。

据有经验的杭州人说，所谓断桥残雪，最适合的是雪后站在宝石山上看。这个时候，西湖银装素裹，白堤横亘雪柳霜桃，断桥的石桥拱面无遮无拦，在冰雪消融后露出斑驳的桥栏，而桥的两端还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下，此际，依稀可辨的石桥身似隐似现，而涵洞中的白雪熠熠生光，桥面灰褐形成反差，远望去似断非断，故称断桥。

如果断桥之名果真如此得来，一定要比孤山路到此为止更有雅意吧。

这一天，我虽然没有跑到宝石山上看断桥的雅兴，但在断桥上偶然北望，也算得上颇有收获。为什么喜欢北望，因为我的家乡在北方。孤山、葛岭一带铺琼砌玉，晶莹朗澈，有一种孤绝的冷艳之美，与西湖的风格并不统一，但令人难忘。

雪是天空写给大地的秘信，我们这些凡俗的人，不一定看得懂，但人人都会跑出来，像是凑热闹。

这热闹，终究，是雪带来的。

四

有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西湖。这是我南迁后为数不多的梦境里唯一一次与西湖有关的梦。

这是一个有点诡异的梦。

我梦见自己在西湖边开了一间茶室，离现在的湖畔居不远，也是露天的，但我经营的不是西湖龙井，而是家乡甘肃天水流传多年的罐罐茶。江南本地的人很少来喝，凡有遇见，皆以怪异眼光视之，但从西北一带赶来游西湖的人，看到我的店名都会光顾。渐渐地，生意兴隆起来，茶楼的美名也传遍了西北大地，茶客也越来越多——几乎下江南逛西湖的西北人都要来茶室小坐片刻。他们歇脚的间隙，给我捎来了西北的消息——沙枣花开放了，黄河涨水了，羊皮筏子翻了，甚至会谈起某一天的沙尘暴快把人埋了——不管好坏，这些来自大地的消息都让我听得兴奋、开心，甚至给他们的茶钱打个对折。梦境的结尾处，出现了一位弹得曼妙琴声、写得一手锦绣文章的女子，我们偶然地相爱了，然后，一起打点茶室，把这个小小的夫妻店经营得风生水起，成为西湖南北文化交融的一张名片。

梦醒的早晨，江南大地迎来了2013年的第二场雪。拉开窗帘举目遥望，白茫茫一片，辽阔如西北雪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恍惚之感一下子把我给弄难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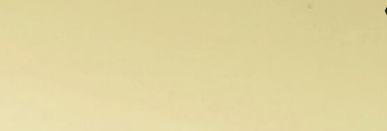
到了杭州，要去的自然是西湖。第一次见西湖，是小时父亲保存的一张明信片，那是五十年代的产物，黑白的，边框已经发黄，却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百废待兴的清新之气。

住在旅舍的楼上，拉开窗帘，西湖果然就如一幅画徐徐展开。透过窗口，秋阳下的西湖有些倦怠，不过恰好增添了她的妩媚。一道长堤一片湖水，无尽的婉约渺隐远方的苍茫。

长堤游人如蚁，湖面船舸往来交错，轻盈闲逸，自在如梦。

苏堤的景色，大约以垂柳为最，虽已至秋，但柳色仍是一派郁郁云烟。设想初春时节，柳绿水清，西湖新装娉婷，无限春意，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之意趣，大约也非此地莫属。

的确，这是一个缠绵悱恻之地。由于处处牵人勾念，走到雷峰塔时，天时而已晚，仰望塔上，一片灯火灿烂。乘电梯升至塔的入口，见到的是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首《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是杨万里写荷花的名诗，我中学时就读过了，当时想象的翅膀还飞越过西湖荷花的瑰丽壮阔。直到去年暑假，我才有缘到杭州西湖，但并没有看到十里荷花的壮观。我只在风雨亭附近和断桥边等地方，看到小块的莲田，可能去的季节稍晚，荷花零星地开放着。荷花映日的别样红倒是看到了，但莲叶接天的壮观无从领略。荷花的美，文人墨客浓墨重彩地描摹过，我不赘言。选了几个角度，用手机拍了几张荷的照片，算是补充读杨万里诗歌的一些记忆，那浓浓的诗意，说实在的，只领略了一点。

导游介绍说：闻名遐迩的白堤、苏堤和杨公堤，就是用从西湖里清挖出来的淤泥修筑而成的；现在西湖不时清淤，每天引入钱塘江的清水来稀释，一个多月换一次水，所以我们眼前的西湖水还算清澈。我们都知道莲出淤泥而不染，从另一个角度看，



雷峰塔，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名字。雷峰塔，一个曾让千千万万痴男怨女文人墨客愤懑不平的所在。雷峰塔的建造者为五代时吴越国国君钱俶，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却成了一个悲怆时代的体现，是一种精神压抑的开始，所以在雷峰塔倒下后，才有了鲁迅先生的《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著名的杂文。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千年雷峰塔，因为成了鲁迅先生笔下战斗檄文的武器，又一次闻名于世。而我知晓之雷峰塔，却不是因为鲁迅的文章，而是我的奶奶，一个识不了几个大字，却对雷峰塔念念不忘的老妇人。

奶奶是个戏迷，在她热衷的戏曲中，最喜爱的就是她百看不厌的《白蛇传》。一提到《白蛇传》，奶奶又总是唏嘘不已，戏里的女主人公美丽的白娘子既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灿烂，只愿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过着人世

《潋滟春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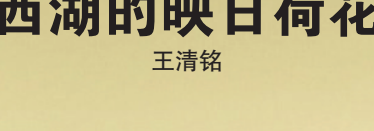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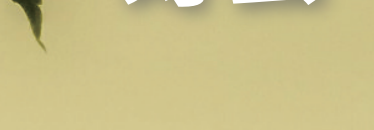
谭岩

一片不锈钢的大理石建筑，内用玻璃罩着一垛废墟。原来现在的塔是重修过的，那一垛废墟是雷峰塔的塔基，残存的一点儿遗址。虽然原塔风貌不在，梦一样不再有可触摸的痕迹，但是踏着星光而来的夜游客仍是接连不断，在楼梯内时要侧身让道，或者排队等着电梯的上下。

热情高涨着的游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疲惫已随着夜色降临，但是人人的脸上仍闪耀着探寻的痴迷光彩。

站在雷峰塔的塔顶，遥望夜纱轻袭的西湖。秋天的夜高而蓝，蓝天上缀了许多的星子，如沉睡千年的美人盖着的金缕玉衣，而那一弯明月，如调皮的侍女轻盈地探出笑脸。苏堤上亮了许多灯光，一排排的，那可是把着烛光的仕女正穿行而过？一叶画舫，亮着灯火，游过静谧的湖面，如同流动的梦幻。

西湖，大约正是一个在人们的心



荷花生长在淤泥之中，淤泥为荷花的茁壮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养料，如果水晶莹剔透，荷很少能在这里扎根生长。朱自清写荷塘月色，那荷塘其实是清华园里一个废弃的池塘，因为淤泥沉积，荷花盛长，所以弥望的是荷田田的叶子。西湖水变清，能提供给荷花的养料变少，这就是西湖的荷花日渐减少的原因。

我怜惜荷花，更为西湖的水不断变清而庆幸。淤泥减少是荷花的不幸，西湖水变清，是荷花逐渐消隐的坦然。周敦颐说莲是“花之君子也”，荷所象征的高洁精神自然让我景仰；古今诗人笔下荷花的诗意，也曾让我心旌摇曳；但水之清、荷之美很难两全，我更愿意选择前者。我想起曾在杭州当知州的苏东坡，这位欲把西湖比西子的大文豪也深爱着荷花，在《荷花媚·荷花》中他这样写自己的愿望：终须放，船儿去，倩香深处住，看伊颜色。但他不是西湖上的隐士林和靖，梅妻鹤子，在孤山上欣赏梅花的疏影横斜水清浅。苏东坡透过荷花看到荷叶下的西湖水，由于淤泥沉积，每到暴雨倾盆时，这些文静的水

《雷峰塔》

旗王

间的平凡生活。正因为她这一特殊的想法，使她成了传说中最具亲和力的人物，得到了老百姓普遍的同情。可是横空出来一个法海，棒打鸳鸯，使用魔法将白娘子压在雷峰塔下，于是雷峰塔成了奶奶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她念念不忘的就是雷峰塔，做梦都想去杭州西湖，为雷峰塔下被压的白娘子祈福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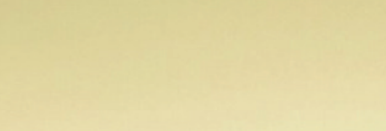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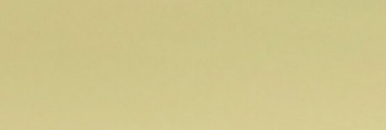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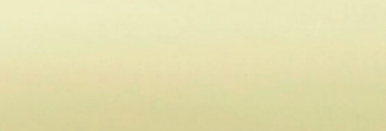
奶奶终究未能去西湖看一眼雷峰塔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在那个时代交通不便，乡下的女人要出一趟远门几乎是绝无可能。不过从奶奶给我讲的《白蛇传》的故事里，让幼时的我以为雷峰塔就是个邪恶的象征，以至于后来上学时从课本上得知雷峰塔曾倒掉后，不觉大快人心了好一阵子。

后来，我在冯梦龙的《警世通言》里读到了《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才明白那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雷峰塔其实是无辜的，它和西湖、断桥一样，是因为它们与《白蛇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一个

中游动的轻梦吧。与其是来看西湖的景色，倒不如说来寻觅一个传说，一个美丽而飘渺的爱情故事。许仙，白娘子，不论是以话本，评弹，还是借助了现代科技手段的电影电视的诸种形式出现在各个时代的人们眼前，主角的形象可以改变，但是扮演的角色却永远充满了诱惑，感动着人们最柔软的内心。任何一颗沧桑枯萎的心，都有过一段年轻羞涩的青春，一晌此生难忘的春梦，娴雅的西子伸出她那宽容秀丽的手掌，让人们在寻觅和回味凄迷的往事时，抚慰着人间缺憾的心怀。

匆匆的行程召唤着徘徊的脚步。在旅舍，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一抬头，又看见了窗外西湖的景色，灿烂的阳光下那如镜的湖面，几条游船蜗牛般在湖面上拖出一条闪亮的航线。

闪亮的游丝般的水纹，又柔柔地划伤着谁的潋滟春梦呢。



泛滥成灾，淹没周围许多的农田。最终，他放弃了这种诗意的个体生活，领导杭州百姓疏浚西湖，浚挖出的淤泥构筑成一道用他的姓命名的生命堤坝——“苏堤”，也因此构建了另一道逶迤在历史中的自然景观——“苏堤春晓”。清人查容咏苏堤诗这样评价：“苏公当日曾筑此，不为游观为民耳。”

余秋雨漫步在白堤、苏堤，看到的“中国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会实绩的极致”，他也看到“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安全宁静但有浓重的霉味。我钦佩荷的高洁，但如果被荷之美遮掩了望向根下淤泥的视线，这样的视野总是狭隘的。

后来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谈起西湖的荷，朋友说：荷，其实是“荷”，一种重荷。当时我不甚明了，现在终于明白了：荷，从某种意义上说，除了保持自身人格的高洁，也应该是一种担当，担当起对社会的一份责任。

我眼前又闪现出西湖的映日荷花，仿佛阳光的色彩都沉淀在荷花中，别样的红润；风拂过，香远益清。



故事必须承载的基本元素。不过尽管如此，梦中的雷峰塔却成了我魂牵梦萦的所在，许多次在梦里我想象它的模样，它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塔？那么闻名遐迩有魔力？

多年之后，我终于有机会千里迢迢来到杭州西湖，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雷峰塔。果然是名不虚传，诗曰“湖上两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雷峰塔并不是我所见过的塔中最高耸的，然而，“黄妃古塔势穹窿，苍翠藤萝兀倚空。奇景那知缘劫火，弧峰斜映夕阳红。”每到夕阳西下时，塔影横空的“雷峰夕照”，就足以让人心动。

今天，我们已经不再痛恨那位传说中的悲剧始作俑者法海，却仍一往情深地怀念着美丽善良的白娘子，也更着迷于重建后古塔的瑰丽风采。

“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雷峰塔，永远是我梦萦魂牵的宝塔。

本版图片摄影：孙万刚